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詩意白露醉清秋

彭根成

幾場秋雨過後，蟬鳴便有了倦意。清晨的荷葉上凝著細密的水珠，亮晶晶的。這才知覺，白露已悄然立於簷角，清涼涼的，將天地都浸潤出一層薄薄的秋意。

「斗指癸為白露，陰氣漸重，凌而為露，故名白露。」白露是一種自然現象，白，是晨曦中萬物沾濕的顏色；露，是夜氣凝結時那一聲輕輕的嘆息。節氣至此，白晝陽光尚熱，太陽歸山後氣溫卻下降很快，至夜間空氣中的水汽便凝結成細小的水滴，密集地附著在花草樹木上，在清晨陽光的照射下潔白無瑕，詩意盎然。

走在鄉間小徑上，最能體會「白露秋風夜，一夜涼一夜」的滋味。田裡的稻穗已經彎了腰，沉甸甸地垂著，泛著金黃的光澤；棗樹枝頭綴滿了紅瑪瑙似的果實，在風裡輕輕搖晃。農人們踏著露水下地，衣擺濕了半截，臉上卻露出盈盈笑意。「白露滿地紅黃白，棉花地裡人如海」，紅的是棗，黃的是稻，白的是新綻的棉花，放眼望去，大地像打翻了的調色盤，處處是飽滿的秋色。一派豐收的希望裡，一場可愛的節氣相約拉開了帷幕。

文人筆下的白露，總帶著幾分詩意與愁思。杜甫曾在清晨策馬，看「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那是何等明快的秋光；可同樣是他，在戰亂中聽見孤雁的哀鳴，便有了「露

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千古悵嘆。白露便是這般奇妙，它既可以是「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的清明，也可以是「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的幽怨。一滴滴露水裡，盛著整整一個秋天的悲喜。

白露這天，民間有收清露的習俗，捧一只淨盤，將百草頭上的秋露輕輕收入，據說可愈百病。

在南方，又有「白露必吃龍眼」的習俗，益氣補脾，養血安神。剝一顆瑩白的果肉入口，甜潤潤的，仿佛把整個秋天都含在嘴裡了。江浙地區的人們會在此日采集「十樣白」，用十種帶「白」字的草藥煨烏骨雞，滋補身體，去風寒氣。一甕熱氣騰騰的烏骨雞端上來，滋補的不僅是身體，更是對冬日將至的那份從容。

「白露暖秋色，月明清漏中。」白露時節，正是玉露生涼、丹桂飄香的好時節。此時的月光比夏日清減了許多，淡得像一層薄紗，輕輕覆在庭院裡。遠處有人家在煮白露茶，茶香若有若無地飄來，混著桂花的甜意。想起李白的詩句：「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可不是麼，此刻的月光仿佛也凝成了露珠，一顆一顆，從天上滴落，墜入人間這片無邊的秋色裡。

白露啊白露，你從《詩經》的「蒹葭蒼蒼」裡走來，帶著三千年的清愁與歡喜。你是秋天的序言，是豐收的請柬，是文人墨客寫不完的詩箋。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且讓我在這一滴露水裡，醉倒整個清秋吧。

苦香讀秋

蔡子婷

九月，故鄉的野菊開了。野菊生得小，一蓬一蓬散在亂草間。花形也簡單，一圈花瓣，一個蕊。采回來的野菊，要攤在竹篩裡曬。曬上三五日，花瓣收緊了，顏色也深了，便成了干菊。收在瓦罐裡，留著一冬泡茶。

野菊茶是祖父的最愛。祖父一輩子愛讀書，到老了，睡前總要翻幾頁。每回我夜裡溫書，眼皮打架了，他便從瓦罐裡捏幾朵干菊，放進搪瓷缸裡，沖上滾水。那茶湯是淡黃的，浮著幾片薄薄的花瓣。喝一口，苦，可那苦在舌頭上打了個轉，便散作一縷細細的回甘。祖父說：「讀書困了，就喝口這個。苦一苦，人就精神了。」

我那時不太愛喝。嫌它苦，不如糖水。可每回困得不行了，祖父便把那搪瓷缸推過來，我皺著眉喝一口，果然醒神。後來讀書漸多，自己也懂得泡野菊茶了。夜深人靜，窗外有蟲鳴，燈下攤著一本書，手邊一杯野菊茶。倦了，呷一口，那清苦從喉頭滑下去，心裡的浮氣也隨著散了。

古人愛菊，多在庭中。陶淵明一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把菊花捧到了隱逸的極高處。以後的文人，便不大敢輕慢菊花了。可我想，陶淵明采的，大約是家菊，或是野菊，也說不准。他那時在彭澤縣，東籬下種的是不是野菊，我沒有考證。但論風姿，家菊雍容，野菊清瘦，各有各的好。野菊的好，好在野。它不栽在盆裡，不供在案頭，只在田間地角，自由自在地開著。那份野氣，比家菊更配得上一個「淡」字。就像鄉村裡的讀書人，沒有功名的累，只是痴，只是愛，只是自在地讀著。

蘇軾有詩雲：「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他說的，就是這種野菊。生在秋日的山澗邊，無人問津，芬芳只有自己知道。我讀這詩時，總覺得蘇軾是在寫自己，也是在寫天底下所有守著一顆「芳心」的人。祖父算一個。他這輩子沒出過遠門，也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只是讀書，喝茶，在秋天的院子裡看野菊一茬一茬地開。可他的心裡，是有「芳心」的。那芳心，就泡在一杯野菊茶裡，苦中帶甘，清清爽爽。

秋天是讀書的好時節。天不熱了，人也靜得下來。我夜裡看書，總愛在案頭放一杯野菊茶。看累了，呷一口，那清苦的香在嘴裡轉一圈，像有一只手，輕輕把心頭的困倦都抹去了。宋人翁森有一首《四時讀書樂》，寫秋夜讀書：「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近床賴有短檠在，及此讀書功更倍。」

我每回讀到「對此讀書功更倍」，便覺他說得真對。秋夜讀書，實在是最好的時候。窗外有蟲鳴，窗內有燈，手邊一杯野菊茶，苦中有香，香裡有秋。這樣的光景，讀什麼書都覺得心裡是靜的，是暖的。

絲瓜的情誼

劉年貴

從前，有位家境清貧的人生病了，養病期間朋友甲說了，來我家殺雞給你吃。他信以為真地去了，甲卻推辭道：「西日不殺雞。」朋友乙許諾來了可以摘幾個梨子招待他，然而等他真的來了朋友以「陰天不打梨」來拒絕——舊時人們講迷信，做事時需要看黃歷和天氣的。朋友丙家門口掛滿了累累的絲瓜，他真誠地說道：「我家沒啥好招待你，絲瓜還是有的。」於是他試著去拜訪，丙做了一大鍋絲瓜湯讓這位朋友飽餐一頓，最後跟他說道：「絲瓜燉湯情誼好！」兒時，每當食絲瓜，母親總會跟我講起這個故事。

文藝副刊



海韻

的確，絲瓜和人類仿佛天然就存在著某種情誼。它既不嫌貧愛富，亦不挑地方，只需屋牆院角一塊巴掌那麼大的地方，便能生根發芽。

之後繁茂的絲瓜藤就像親戚似的翻過院牆，並且生長出細長且柔軟的卷須，緊緊地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東西或者支點，長長的藤蔓向著主人的房間一路攀爬過去，最後將大半個身子斜靠在窗邊，伸出巴掌似的綠葉跟著屋內的主人打招呼呢。用生命的綠色裝點主人的生活，天天給主人好心情。

將絲瓜去皮，切段，下油鍋，翻炒過程中便會產生很多湯汁，原來絲瓜富含汁水，用它燉湯時可以不需要加入一滴水，父母說這是自來湯，出鍋時只需要撒上適量的細鹽、味精和胡椒粉。一鍋鮮甜可口的絲瓜燉湯就做好了。

如果講究一些，等絲瓜煸炒出湯汁時投入一、兩把瘦肉末或者磕上一、兩枚雞蛋，那個味道鮮得讓你能多下幾碗飯！在我老家株洲有著名的白關絲瓜，據說做出來的菜肴，顏色不會變黑，燉出的湯汁很是沁甜，可以不需放味精。白關絲瓜亦是株洲一道經典的美食。

除了食用之外，絲瓜對人類的貢獻多著呢。絲瓜藤是很好的中藥材，具有「止

咳祛痰、舒經活血、解毒殺蟲」之功效，可治「婦女月經不調、腰肢酸疼」，據說對於慢性支氣管炎還有獨到的療效呢。絲瓜籽能夠「清熱利水、潤腸通便、驅蟲」，臨床上多用來利尿、緩解咽喉腫痛及口舌生瘡症狀，同時還可以驅除蛔蟲、條蟲等腸道寄生蟲。

用特殊中草藥泡水澆灌後的絲瓜藤，剪斷其枝條，斷口流出的汁液據說是療治燒傷、燙傷的良藥。甚至是絲瓜瓢都可以入藥，可以很好地應對便血、崩漏及風濕等病症，據說絲瓜瓢跟豬蹄、鯉魚燉湯，還能養顏美容哩。

絲瓜瓢更是天然的清洗工具，老家常用它來洗碗刷盆，用它清洗出來的餐具，既避免了抹布析出的有害化學元素對人體不利之弊端，又能使擦洗後的餐具更為清潔、亮澤，既天然又衛生且效果更好，真可謂是一舉多得。

絲瓜，與人類生死相依，為著人類的生命健康保駕護航。它不跟其他蔬菜爭主角，亦不用華麗的外貌來取悅人類，只是默默地和著人類相處，在人類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下油鍋、赴滾湯，即便是粉身碎骨、屍骨全無，亦是義無反顧、無怨無悔。

這便就是絲瓜對人類的情誼。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溫陵氏 宓月

652期

撿拾美好光陰（六章）

重游香港濕地公園

一條彩虹橋橫跨兩岸，似香港濕地公園的浮橋。寧靜午後，自上而過，氣爽神清，彷彿掬飲了甘泉。

四周寧靜溫馨，只聽鳥兒撲翅欲飛。眾鳥的秀逸在觀鳥屋望遠鏡下，盡收眼底。

鳥兒和人類一樣，喜歡寧靜，牠們的王國如同仙境，久久難忘！蒼鷺、翠鳥、紅嘴鷗低飛於水面，牠們要飛往何處？

能不能像鳥兒一樣，經營好自己的王國？蘆葦貼近水面，數十行押韻歌詩，圈圈水波是韻律。

蝴蝶屋是幽美所在。一雙蝴蝶翩跹起舞後，結成蛹，待來世重逢。以往荒野的低吟已幻化為自然之神的禮贊！

滋養我們的大自然，它的厚意深情令人動容。只有純粹的人能感知它的療愈和饋贈，熱淚盈眶……

於歸家路上滿懷感恩，欣賞之余，我們又能為自然做些什麼？

坪洲的雲

雲彩還是那時候輕，粉中夾白，我的心也是那時候輕。

山色朦朧，小船微漾，此地何地，此時幾時？浪聲陣陣，醉美東灣。

雲彩還是那時候輕，似有若無，我的心也是那時候輕。樹影飄飛，亭台樓閣，蓬萊仙境，此生何生？

波濤翻卷，流連忘返。

雲彩還是那時候輕，夢境浮現，我的心也是那時候輕。鮮花綻放，青春重臨，濱海漫步，今夕何夕？

歌聲飄渺，落日鎔金。

注：坪洲，為香港的離島之一。

長洲之旅

渡輪上

海浪滌蕩了我的心胸，此起彼伏。在渡輪，長洲就在前方。

今日的出行是不是一次心靈的回歸？

海水淡灰，如天邊雲，遠山朦朧。

偶有郵輪經過，劃開了一道長長波紋。它也有夢吧？

今早天陰，中午太陽小休，它或躲在雲層後，雲彩帶著微笑。

海水托渡輪運載它的兒女。今日又會有怎樣的恩遇？

渡輪犁開海水，讓我們愛上大海，海鷗引領我們到了長洲。

長洲島

第一瞥，似我第二故鄉榕城福州的景色，同樣動人。

異域風情，在島上，飲食的甜蜜，綻放的笑臉，盛開的紫荊，無不動人。

春日下午，長洲始有陽光。漁夫們滿足的笑容沁滿馨香。

岸邊船兒寂寞？等待它的主人引航；而鷓鴣的啼叫，在哪兒都一樣清幽。

船影斑斕橫斜，這裡有一場寂靜的狂歡！我面海而坐，與渡輪相望，將心事和盤托出。滿滿的幸福……

瀘沽湖之戀

（一）

我在沉沉的夜裡未曾睡去，窗外是雲南瀘沽湖的靜謐。

心靈傷痛早年的影子，瀘沽湖水已將我們的眼神輕輕漂淨。

如詩如幻的聖地，尋覓中留下美好。

輕輕靠近轉經筒，靠近摩梭人的故事。火熱的眼神，點燃篝火，圈圍歡聲笑語，風情洋溢。

天上的雲朵輕輕飄來，仿佛停在湖面不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走。

晚霞燃亮天空，盛夏最後一曲神奇。誰的帽簷下閃爍如常的感念？

深宵，卻似乎沐著晨光。像雲彩跟我們奔走，

離開都市喧囂，離開以往所有夢境。大自然的美，不可方物，省略了所有語言文字……

（二）

這樣的下午，想念瀘沽湖，想念她上方飄拂的雲影。想念香格里拉。

短短九日雲南之行，追夢一樣，纏綿徘徊。

瀘沽湖仍是原來的樣子嗎？我曾在客棧的床上數雲朵，看它一部分慢慢飄來，一部分沉到湖底。

瀘沽湖也有眼淚嗎？我們與摩梭人有怎樣的淵源？今生得以了解，得以相見？

喜歡他們，自由純真，智慧良善。似乎要長進窗內的小樹，翻卷著滿樹銀幣，夏光送來故事。

夕陽又將湖水鍍上金色，安放誰的夢？我的文字四散飄逸，每一個字都是愛的回溯，遠山在靜聽……

周末賞香港南生園

走近南生園，撲面而來芳草的清香，赤桉樹挺立它的體格，細葉桉也舒展它的筋骨。這是周末。四處無人。

步入南生園，面向赤桉樹，像是面對自己的一部分，忽然間找到了傾訴對象。天上的白雲靜靜聆聽赤桉樹的心語。人生至此，像經過悠悠的錦田河和緩緩的山貝河。我仿佛聽到曠野的呼吸。

婚紗繡承載戀人的心願，周圍的池塘熠熠生輝。黑臉琵鷺在哪裡？冬天就可相遇。大白鷺、小白鷺和燕鷗今天未能相逢。此時沒有太陽，雲層映照河水。恍惚中一直朝前走，四周的曠野包圍了我。青草和樹木的香味令人入迷，與自然融為一體，心曠神怡。

特裡威廉語：我們都是大地之子，離開她，精神或會枯萎，出現不同形式的異質。除非設法不時與自然接觸，否則就會走上邪路。或許如此。

當我想起這樣寧靜的時光值得擁有，如南風溫存地拂上面頰。